

羽蛇

徐小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小斌小说，以独特神秘感，予人以强烈震撼精神四壁。

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手法，情节曲折神秘，语言如诗如画。



羽蛇

徐小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羽蛇/徐小斌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02-004581-2

I. 羽…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1416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责任印制: 李 博

羽 蛇

Yu She

徐小斌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8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3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581-2/I·3496

定价 18.00 元

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

——题 记

自序

在接受各种采访,被问到“迄今为止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时,我从来不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是下一部”,而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羽蛇》。”

这原因有很多,首先,因为别的作品是用笔写的,用脑写的,甚至用心写的,但是,《羽蛇》,是用血写的。它使我长期以来敝帚自珍的健康身体亮起了多个红灯,写《羽蛇》的前后我的身体判若两人:对它的字斟句酌与反复锤炼,使我一直很好的眼睛出了差错,甚至使我的心电图上出现了可怕的S—T段改变。

还因为写《羽蛇》耗去了我整整三年的时间,而构思则更早,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想写的一部书,当它完成之后,我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惶惶不可终日,“找不着北”!

还因为它对于“母亲”以及其他神圣的字眼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颠覆。也许这会被某些狭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丧失女性立场,但我认为,当“母性”一旦成为“母权”,它就变得与父权一样可憎,甚至更为可憎。

还因为它写了五代女人的历史。特别是真实地毫不媚俗地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这就给我们应该是十分熟悉了著名的健忘机制提供了一种个人的备忘录。

更因为它的时乖运蹇——这部令我耗尽心力与库存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尽管有著名批评家戴锦华、季红真、陈晓明、马相武、谢

有顺、贺桂梅、李敬泽等人精彩的评论文章，也尽管有文坛知音们的高度评价，如“本世纪末中国最好的小说”，“中国女性文学的创纪录者”，“1998年最佳长篇”之类的民间桂冠，（持此种说法的包括我从未谋面的诗人沈奇等人，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但是，由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它命定地站在了被宠爱的社会语境之外，落落寡合，遗世孤立。为此，我更深地珍爱它。

2003年，台湾省联经出版社把《羽蛇》作为重点图书隆重推出，经过一位美丽的女诗人、认真负责的编辑颜艾琳小姐之手，《羽蛇》以更加妖娆凄美的姿态问世，北美多维网及加拿大《星星周刊》立即做出了反应，在连篇累牍的评论中，有一位批评家毫不含糊地说：《羽蛇》是属于世界的。这句话如同一道电光，烛亮了我黯淡已久的心。

《羽蛇》讲了一个血缘的故事，一个母与女的故事，也许还有更多。一个敏感、重情、真实、极易受伤的女孩，一个深爱着自己母亲的女孩，在一天忽然发现，妈妈不爱她！于是女孩避开人群走向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因为太静，她听到了一种冥冥中的耳语，从六岁到十三岁期间，她的行为一直受那神秘的耳语左右，以至于她的许多行为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合情理。后来她明白了，她被母亲抛弃的结果是被神接纳了，一个孩子，一个未经污染不语世事的心灵，与神祇离得很近。

许多年之后，女孩变成了女人。女孩变成女人之后就被神抛弃了。女人被母亲与神双重抛弃的结果，是伴随恐惧流浪终生。

但是我们终于懂得，每一个现代人都是终生的流浪者。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它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但是付出了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我们仿佛是不幸的：生长在一个修剪得同样高矮的苗圃里，无

法成为独异的亭亭玉立的花朵；为了保证整齐划一，那些生得独异的花朵，都注定要被连根拔去，尽管那根茎上沾满了鲜血，令人心痛。有幸保留下来的，也早已被改良成了别样的品种，那高贵的色彩在被污染了的空气侵蚀下，注定变得平庸。

我们仿佛又是幸运的：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哪一国的同龄人可以有我们这样丰富的经历？童年时我们没有快乐，少年时我们没有启蒙，青年时我们没有爱情，中年时我们没有精神，老年时我们没有归宿——今天的许多宠儿们闻所未闻的什么大字报、批斗会、通缉令……都曾经走马灯似的从我们年轻的眼前飞驰而过，那真是神话般的叙事，那一切都是发生了的，尽管有着著名的健忘机制，但是那一切却深深地镌刻在那个女孩以及许多同代人的记忆之中。

于是，在世纪末的黄昏，我们可以找出一张仿旧纸，在上面记下听到、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立此存照。或者，仅仅做一场游戏。

死去了的，永不会复活。我们也不希望他复活，还魂之鬼永远是丑恶的。

但我们还是忘了，从所罗门的胆瓶里飞出来的魔鬼再也飞不回去了。我们把它禁锢了许多年，每禁锢一分钟，它的邪恶就会十倍百倍地增长。它的邪恶浸润在这片土地上。它毒化了这片土地。它充分展示了另一种血缘中的杀伤力与亲和力，那是土地与人的血缘关系。于是，在我们这个有了高速路、网络对话与电子游戏的时代，形而上的、精神的、灵魂的土壤是不是却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而羽蛇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支撑着人类从远古走向今天，却渐渐被遗忘了的精神。太阳神鸟与太阳神树构成远古羽蛇的意象。在古太平洋的文化传说中，羽蛇为人类取火，投身火中，粉身碎骨，化为星辰。羽蛇与太阳神鸟金乌、太阳神树若木，以及火神

烛龙的关系,构成了她的一生。一生都在渴望母爱的羽丧失了其他两种可能性。那是溶化在一起的真爱与真恨,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母与女,在末日审判中,是美丽而有毒的祭品。

2004年,《羽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我不知道它的际遇如何,也许,它本身就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它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

所以我在题记中写: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

徐小斌

2004年4月

开场白或皇后群体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我用签字笔在一张仿旧纸上随手画下一些奇怪的线条。十岁的儿子看了,说:这是长着羽毛的蛇。

其实是个女人。一双手夸张地画得很长,长到变成了树木的枝条。很美的,枯澹的枝条。又像梅花鹿的一副巨角,在女人头顶的上方绽开,女人的头发像柔软的丝绸一样缠绕在那些枝条上。那些纷繁的线条一根根拔地而起惊心动魄,因此把女人的脸衬得十分漠然。那是一张完全静止的脸。我没有忘记在她的眉心点上一颗痣。我涂抹她嘴巴的时候浪费了许多黑墨水,为的是让她的嘴巴显得妖媚而浓艳。她的乳房自然就是悬挂在枝干上的果实,腰肢的线条闪动了一下在脐部那里消失了,下体变成了蟒蛇规整的花纹,在静静的盘桓中缓缓流泻着美丽。

只是因为画手臂上的饰物,一滴墨水慢慢洇开,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感。于是我只好顺势把那黑墨水画成黑色的羽毛。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羽蛇,是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太阳的别称。

我的太阳在我的笔下诞生了,它诞生得如此偶然,令我猝不及防。

羽蛇其实是我的家族中的一个女人。我对于家族的研究已经有若干年了。在我看来,家族与血缘很有些神秘,而母系家族尤

甚。为了看到它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我们可以选取一只非常大的国际象棋棋盘,在棋盘中心置一皇后。她不允许移动。但是允许兵在棋盘上四个方向的任何一方移动,从棋盘边缘上的随便什么起始点起步,按照指示完成随机的、甚至醉酒者那样凌乱的起步,每一步的方向是从四个相等机率的方向中选定的。当一个兵到达紧靠原始皇后的一个方格,它自己就变成新的皇后,也就不能进一步移动了。最后,一个树枝状的、而不是网状的皇后群体逐渐形成,这种神奇的树枝,在现代物理学中,叫做“威顿——桑特 DLA 簇”。

这神奇的树枝就是血缘。

血缘使我们充分感受到现代分形艺术的美丽。血缘是一棵树,可以产生令人迷惑的错综复杂的形态,感受到它们与真实世界之间深奥而微妙的关系。经过多年的研究,我终于了解了我的母系家族产生的树形结构图。或者说,皇后群体。

在这张树形结构图中,羽蛇是最孱弱而又最坚韧的枝条,她颤巍巍以醉酒者的步伐起步,还没有成为皇后就夭折了。

但是羽蛇的夭折并不影响我这个家族的其他女人。金乌、若木、玄溟……她们都是远古时代的太阳和海洋,她们与生俱来,与这片土地共存。

目 录

自序	1
开场白或皇后群体	1
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	1
第二章 缺席审判	24
第三章 阴 爻	48
第四章 圆 广	65
第五章 嘉年华	86
第六章 落 角	105
第七章 戏 剧	128
第八章 广 场	153
第九章 月亮画展	193
第十章 碑 林	235
第十一章 引 渡	288
第十二章 终结与终结者	310
附录一	342
附录二	345
附录三	346





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

1

世纪末中叶的暮春时节，防寒服大红大绿的色块还没有完全在街市上消逝，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脑外科医院的手术病房在下午三点一刻缓缓洞开，一辆平车如同划过水面那么静悄悄地飘了出来。护士小姐在前面高举着输液瓶，后面依次是护士长，实习医生，助理医生和主刀医生。

那个名叫羽蛇的女人显然还没从全麻状态中醒来，我们可以借助下午的光线看到她苍白中带点青黄的脸。她的头部缠着大面积的绷带，这使她略带青黄的脸显出一丝鬼气。她不漂亮，惟一的优点是眼睫毛很长，现在她闭着眼睛，那睫毛便覆盖着整个青黑色的眼窝，一直达到苍黄的双颊。

她是那种看不出年龄的女人。特别是在当时下午迷蒙的光线下，她的五官十分模糊，像是一团柔黄清凉的水，随时可以变形，缩小或扩大，聚拢或流散。

自然，她和我那幅关于羽蛇的画毫无关系。

这时,在当时那迷蒙的光线笼罩下,几个坐在长椅上的人聚拢过去,他们被光线勾勒成一个个剔空的人形。我注意到只有墙角处站着的一个人没动。那好像是个年轻人,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男孩。

第一个走过去的是那个叫做若木的女人。七十五岁的若木穿着绣金剔云头的黑色丝绵马甲。纤细秀弱如一片云竹,那一种飘散出来的芳香把周围的年轻女人衬得污浊不堪。那是一种贵族的芳香,深深埋藏在血脉里,难得被人偷走的。

若木的雪白皮肤属于三十年代或更早一些的女性,现在这种真正的雪白已经失传了。这是那种从来没被阳光照射过的白。所以护士小姐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有些头晕。若木的脸没有一根皱纹。但是有两个冰凉光滑的大眼袋垂在眼下,如肌肤之外的饰物,看上去十分不协调。鼻子略呈鹰钩状,桃叶形的嘴唇永远像是涂过绛色的唇膏,深红发亮。这同样是没落贵族的标志。先天的营养后天根本无法替代。可以想见若木曾经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她面部的线条精致而刻板,与羽蛇那轮廓不清的脸恰成对比。她虽已年逾古稀但依然美得咄咄逼人。尽管不长皱纹的老人脸永远有些可怕。

若木的眼睛里明显呈现出关切的神情,她的一双手交叉上举拦住了年岁最大的那个医生。她的手一举起来便吓了那个医生一跳,他以为那是一双保养得很好的白色骨殖。

手术是成功的。空前的成功。主刀医生成功地切除了女病人的脑胚叶。精美的手术刀在如头发一般纷乱的神经网络里穿行,竟然没有碰伤一根神经。手术的决定是在病人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病人家属的理由是:她要切除女儿的脑胚叶而维护女儿的心理健康,并使女儿永远成为一个正常人。

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

这个七十五岁的美妇人便是羽蛇的母亲，现在她凝视着尚在沉睡的女儿，慈母的泪慢慢渗出来，如雪天的泉水一样温暖。

2

这片著名的风景区在六十年代上半叶还不为人所知。相反，它是作为一片贫瘠荒凉之地在收容着那些被当时世界淘汰的人。有一座小木屋童话般地矗立在这片高大的落叶乔木之中。在黄金般灿烂夺目的树叶背后，有一角紫蓝色的天空渗透出意义不明的静谧。

有一种神秘令人无法驾驭。你只能听凭那力量把你拉向悬浮在天空的古老幻想。但你并不满足那些故事，那些被风雨剥蚀的故事。我要说的是我这个故事的场景具有反差极大的变化。你需要不断地适应它。

那些树林，那些高大的林木在黄昏的时候总像是在燃烧着，那是一团神秘的金色，它如此跌丽、光芒四射，使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完全成了死气沉沉的坟茔。

还有一口湖。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本来应当避免这样近似太虚幻境式的场景。它毕竟显得不那么真实。木屋前的那口湖尤其如此。那湖如凌空出世般地出现在森林的背景前。湖水蓝得像一整块透明的水晶，湖底的水草像珊瑚一样生出无数美丽的触角。在六十年代上半叶若木随丈夫被发配此地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把手伸进水里，她怀疑那水有蓝色的让人中毒的染料，假如她真的伸手入水，那蓝一定会侵入她的骨缝里，永不消失。直到小女儿把一双小手伸进水里玩，若木才打消了这一禁忌。小女儿叫羽，她一直叫羽。只因她属蛇，我才把“羽蛇”这两个字如此牵强地拼凑

在一起。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原因需要你留神在后面的故事中寻找。羽的出生令若木大失所望。若木盼望的是个男孩,而且,羽远没有母亲企盼的那般美丽。除了那过分长的睫毛之外简直是毫无特色。那睫毛闪动的时候很像是一把一开即合的黑色羽毛扇。于是若木的母亲玄溟叫她做羽。

她的两个姐姐的名字则是若木的即兴之作:生大女儿时若木对绫罗丝绸感兴趣,因此叫绫;生二女儿时若木又喜欢了吹箫,因此叫箫。两个女儿当时都在离这里很远的那座大城市里念书。

若木的母亲玄溟当时刚满一个花甲。玄溟生于上世纪之末。浑身散发着世纪末的凄清。玄溟在世的时候若木总坐在窗前的一张藤椅上慢慢地掏耳屎。她用的是一根纯金的挖耳勺。在羽的记忆里,若木从不到厨房里去。每到该做饭的时候若木就拿起那根纯金的挖耳勺。而玄溟则颠着一双小脚在厨房里穿行。那脚裹得精美绝伦。

在羽的记忆中,玄溟的脚十分特殊。羽喜欢一切特殊的事物。晚上,当玄溟脱掉鞋子之后,小小的羽便双手捧起外婆的脚,吻。每当这时玄溟威严的脸上便漾出慈祥的笑意。玄溟问:臭不臭?羽说臭。玄溟问:酸不酸?羽说酸。玄溟就满足了。这是每天必要演出的节目。那一双黑色缎鞋就孤寂地置放在角落里,形状很像羽叠起的纸船。鞋尖像船头那样微微翘起,各镶一块菱形绿玉。

玄溟的一切对于羽来说都神秘而诱人。玄溟有个很大的梨花木柜子,是那种很好的金花梨。在九十年代的装修材料里,被人称作“金不换”,是最好的木地板材料。柜子上大小小有二十二个抽屉。所有抽屉的钥匙都攥在玄溟手里。玄溟能够迅速而准确无误地找到每一个抽屉的钥匙。后来玄溟双目失明之后依然如此。她的指尖刚刚从那些冰冷的金属上划过,便可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玄溟活得十分精确。有无数种数字种植在她的脑子里。她失

明之后漆黑的眼前常常划过一些类似符号的数字。那些数字闪烁着暗银色萤火虫似的光芒，照亮了玄溟的余生。

有一个黄昏(我们这个故事的很多场景都发生在黄昏)，羽钻在床底下玩布娃娃。羽常常喜欢钻进床底，一呆就是半天。她觉得床底的黑暗可以给予她某种安全。羽从床底下看见一双镶着菱形绿玉的黑缎鞋走进来，那双鞋停在梨花木柜前。羽屏住呼吸看见玄溟逐一地打开二十二个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有一串紫水晶制成的紫罗兰花。这些紫色的花朵在黄昏光线中格外神秘。玄溟把这些花朵逐一地穿起来。这些紫色的玻璃样透明的花结成了一盏灯，一盏十分华丽的藤萝架一样的灯。那些花朵像钥匙一样在玄溟的脑子里早已编好了密码程序。貌似相同的花朵在玄溟的眼中是不同的，只要穿错了一朵，便无法结成一盏灯。

羽简直着迷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外婆的游戏。那盏灯在黄昏的玻璃窗前显现出一种无法染指的美。那是一个梦。黄昏窗外绿叶扶疏中飘浮起来的梦。羽的手无法触到它，但手指却分明感觉到一种玻璃器皿冰冻般的寒意。

黄昏中一盏紫水晶结成的灯。串串花朵发出风铃样的声音。羽知道，那是一种昂贵的声音。

玄溟会对着灯沏一杯香茶，茶在这灯光下慢慢凉去。

3

我已经很久不大讲话了。因为我说话很迟曾经被父亲误以为是哑巴。我心里很明白，我之所以不爱讲话是因为大人们不相信我。我眼里看到的東西，总和人不一样。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后来屡屡暴露出来，变成我一生的倒霉事儿的真正缘起。譬

如我看见窗外晾着衣裳在夜风里飘荡,就会觉得是一群没腿的人在跳舞;听见风吹蔷薇花的沙沙声就吓得哭起来,认定是有蛇在房子周围游动。在门口那个清澈见底的湖里,在有一些黄昏(说不上来是哪些黄昏),我会看见湖底有一个巨大的蚌。那蚌颜色很黑,有些时候它会慢慢地启开一条缝。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惊叫了起来,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只要我当时拉住父亲或母亲的手,我便会紧紧拉住他们,站住不动,另一只小手指着湖中,发出“呐——呐”的声音。但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会十分粗鲁地拽紧我的胳膊一扯:该回家吃饭了!

我还常常听见一种耳语般的声音,那声音常常是含混不清的。偶尔能听到几个词,也不大懂。但是那耳语对于我,似乎是一种神谕,我常常照着那含糊不清的指示去做,因此做的事让别人看来往往莫名其妙。因为我还小,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而真正引起注意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那时我还会不会说话。等我会说话的时候已经不再想说这些事了。我常常在黄昏的时候面对湖水发呆。湖边各种各样奇怪的花朵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下悄悄地闭合。在太阳和月亮交接的一瞬,那些花朵的颜色变得十分阴暗。那些花瓣会变得如同玻璃一般透明而脆弱。我捏紧它们的时候,它们会发出纷乱而破碎的声响。这时,我会看见那只巨蚌静静地躺在湖底一动不动。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我躲过家人的视线来到湖边,我的头发如烟一般在空中飘动。闪电把我的脸勾勒得忽明忽灭。那个无星无月的夜晚湖水一片黝黑。就在我穿行在那片奇怪的花丛中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闪电照亮了整个湖面,我看见那只巨蚌慢慢打开了。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趴向水面细细地看,我的头发像淡青色的水母一样在水中飘浮。雷声闪电和暴雨在那一刻就压迫在一个七岁女孩的身上。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只觉得兴奋,好像有什么